

DICKENS

狄更斯文集

德 鲁 德 疑 案

项星耀 译

Charles Dickens  
THE MYSTERY OF  
EDWIN DROOD

---

本书根据 Penguin Books Ltd., 1978 年版译出

德 鲁 德 疑 案  
〔英〕狄更斯 著  
项星耀 译

---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3 字数 236,000

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7,000 册（内精装 1,000 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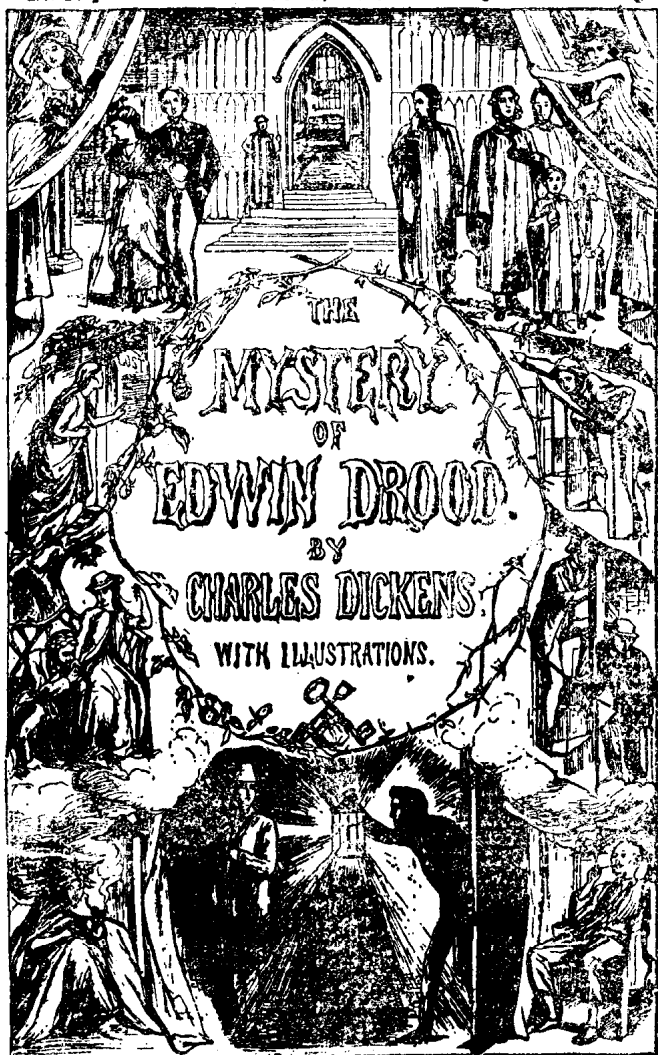
平装本定价：2.00 元 精装本定价：3.90 元

书号：10188·634

No. IV.]

JULY, 1870.

[Price One Shilling.



LONDON: CHAPMAN & HALL, 193, PICCADILLY.

Advertisements to be sent to the Publishers, and ADAMS & FRANCIS, 55, Fleet Street, E.C.  
(The right of Translation is reserved.)

《德鲁德疑案》最初分期出版时(每月一期)的封面,这是1870年7月的第四期,售价一先令。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译本序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 一 章 天亮了.....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 二 章 一名教长和一个教士会.....     | 6   |
| 第 三 章 修女之家.....           | 21  |
| 第 四 章 撒泼西先生.....          | 37  |
| 第 五 章 兜得儿先生和他的朋友.....     | 49  |
| 第 六 章 慈善事业在初级教士胡同.....    | 58  |
| 第 七 章 不止一次的谈心.....        | 70  |
| 第 八 章 剑拔弩张.....           | 82  |
| 第 九 章 前途未卜.....           | 94  |
| 第 十 章 铺平道路.....           | 112 |
| 第 十 一 章 一幅图画和一只戒指.....    | 130 |
| 第 十 二 章 与兜得儿在一起的一夜.....   | 148 |
| 第 十 三 章 双方各得其所.....       | 163 |
| 第 十 四 章 这三个人何时才得重逢? ..... | 179 |
| 第 十 五 章 飞来横祸.....         | 196 |
| 第 十 六 章 忠诚不渝.....         | 207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职业慈善家和非职业慈善家..... | 220 |
| 第十八章  | 修院城的新居民.....      | 239 |
| 第十九章  | 日晷仪上的影子.....      | 250 |
| 第二十章  | 远走和高飞.....        | 260 |
| 第二十一章 | 不称心的时期开始了.....    | 280 |
| 第二十二章 | 天又亮了.....         | 301 |

# 第一章

天 亮 了

一个有主教座堂的英国古城？有主教座堂的英国古城怎么竟会在这儿！这就是古老教堂的巍峨的著名灰色方塔？它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！实际上从任何一个角度向它眺望，在眼睛和它之间，空中都不会出现生锈的尖顶铁柱。那么这阻隔在中间的尖顶铁柱是什么，又是谁把它竖立在这儿的？也许那是根据苏丹的命令，要用这尖柱来把一伙土耳其强盗一个个的处死呢。一点不错，因为正在打饶钹，苏丹正在回宫，前呼后拥，多么长的仪仗队啊。一万把短弯刀在阳光中闪耀，三万个舞女在地上撒鲜花。然后是披着五光十色的华丽鞍辔的白象，数目多得数不清，还有数不清的护卫。不过主教座堂的塔楼仍在远处耸峙着，可它绝对不应该在这儿，而且那可怕的尖顶柱上也没有钉着在抽搐的人体。且慢！这些尖顶柱怎么这么矮，倒象一只歪歪斜斜、都快倒塌的老式床架顶上生锈的尖头柱子？一定是想到了这种可能性，才隐隐发出了一阵迷迷糊糊的怪笑声。

那人从头到脚颤动着，凌乱的意识总算这样奇妙地拼凑成为整体了，他终于抬起头来，用胳膊撑起战栗的身子，向周围打

量。他正在一间简陋不堪而密不通风的小屋子内。曙光正从萧索的院子里，穿过破旧的窗帘，溜进室内。他横躺在一张粗笨的大床上，没脱衣服，那床架给床上人的重量压得确乎向下弯了。床上还横躺而不是竖躺着几个人，都没脱衣服，一个是中国人，一个是印度水手，还有一个是形容枯槁的女人。前两个睡着了，或者是处在昏迷状态，那个女人则在呼一根烟枪，要把它点着。她一边呼，一边用瘦棱棱的手掌挡住烟锅，让红艳艳的亮光集中在一起。这在昏暗的晨光中成了一盏灯，使他可以看清她。

“再来一筒吧？”这女人小声说，嗓音沙沙的，象在跟人怄气。“要再来一筒？”

他瞧瞧周围，一手按在额上。

“你是半夜来的，已经抽了五筒啦，”女人继续说，照例发着牢骚，“哎哟，怪可怜的，我的头痛死了！他们两个是在你后面来的。唉，真可怜，如今生意清淡，太清淡啦！码头上中国人很少，印度人更少，人家说，现在没船进港啦！这一筒装好了，也是给你的，我的好人。你良心好，应该知道这东西的市价如今上涨啦，可贵着呢，是不？这么一小罐就值三先令六便士还不止呢！你也应该知道，除了我，没人真正懂得调制它的诀窍，院子对面的中国人杰克也不错，可是没我的好。我的好人，你会照市价付钱的，对吗？”

她一边讲，一边呼着烟枪，不时噗噗的抽抽，弄得自己也吸进了不少大烟。

“哎哟，哎哟，我的肺太虚弱，我的肺不行了！这是给你的，快装好了，我的好人。唉，怪可怜的，我这可怜的手老是发抖，好象马上要断下来了！我看见你醒过来，就对自己说：‘我得再替他装好一筒，他呢，会记住鸦片的市价，照价付钱的。’唉，我的头好痛

啊！我的烟锅是用小墨水瓶做的，你瞧，我的好人——这就是——我给它安上个烟嘴儿，这样，然后用这小牛角匙，从这小罐子里舀出调制好的鸦片烟膏，这样装上烟锅，我的好人。唉，我的神经太紧张了！我吸上这东西以前，喝了十六年酒，喝得好凶啊。不过这东西对我没啥害处，根本说不上什么。它跟吃的东西一样，是可以吃饱肚子的，我的好人。”

她把几乎已经吸空了的烟枪递给他，倒在床上，脸朝下躺着。

他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把烟枪放在壁炉的石板上，拉开破窗帘，带着厌恶的神色望着这三个同伴。他发现这女人也是个大烟鬼，满面烟容，跟那个中国人出奇地相象。不论是脸颊、眼睛和鬓角的形状，还是皮肤的颜色，两人完全相似。那个中国人身子抽动着，似乎正在跟他那多神教中的一个鬼神搏斗，而他的鼻息响得可怕。印度水手在笑，嘴边淌着口水。老板娘则睡得一动不动。

“她看见的幻象是什么？”这个已醒来的男人心中捉摸着，一边把她的脸扭过来，站在那儿向它端详。“在幻梦中看到她开了不少肉铺和酒店，信誉满高？看到丑态毕露的顾客纷纷登门，看到这可怕的床架又整修一新，这令人胆战心惊的院子又打扫得干干净净？不论她吸下多少鸦片，她能够看到的至多是这些吧！——什么？”

他俯下耳朵，想听她在嘀咕什么。

“听不清楚！”

他注视着她的脸和四肢发出的间歇性的抽搐和战栗，感到它们象阴沉的天空中出现的一道道闪电，正在感染着他，以至他不得不退后几步，退到壁炉边一张简陋的扶手椅旁——它也

许正是为了防止这类意外事故而放在那儿的——坐了下来，紧紧抓住了扶手，直到从这种邪恶的感染力中解脱出来。

然后他走向床边，扑向那中国人，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猛然把他从床上翻过身来。中国人抓住那双进攻的手，一边反抗，一边气喘吁吁地提出抗议。

“你在讲什么？”

注意听了一会儿。

“听不清楚！”

他皱紧眉头，留心听着那一阵不连贯的土话，逐渐松开了手，转向印度水手，使劲把他拖到了地板上。印度水手一落地，便把身子向上一抬，成为半坐的姿势，一边瞪起眼睛，朝四下猛力挥动一双胳膊，并且伸手去拔佩刀，但没有摸到。很清楚，那个女人为了安全起见，已把他的刀摘下了，因为她这时也一跃而起，想制止和劝导他，而那把刀便露出在她的衣裳下。接着，他们俩又迷迷糊糊倒在地上，并排睡着了。

他们嘴里仍在嘟嘟囔囔、咕咕呱呱地讲着什么，但是不知在讲什么。任何清晰的字音一到空中，便失去了意义，也没有任何连贯性。这样，那个旁观者只得连呼“听不清楚！”并且频频点头，露出了阴郁的苦笑。然后他掏出几枚银币，放在桌上，找到了帽子，摸索着走出房间，顺着破旧的楼梯下楼，经过楼梯下的小黑间时，向睡在里面跟耗子作伴的看门人道了早安，便走出屋去。

当天下午，一个精疲力竭的旅人朝着那古老的主教座堂走去，它那巍峨的灰色方塔耸立在他面前。钟楼上响起了日常的晚祷钟声，他匆匆忙忙地朝教堂敞开的大门走去，那神色使人觉得他似乎非及时赶到不可。唱诗班的歌手们正慌慌张张地穿上肮

脏的白法衣，那人赶到后，也穿上法衣，插进这队伍中，鱼贯进入圣坛。接着，司事关上了教堂和圣坛之间的铁栅门。整个队伍匆匆就座，低下头去。跟着在交叉拱和屋梁构成的拱顶下开始升起吟诵声：“恶人若回头……”<sup>①</sup>随之而来的是一片雷声般的喃喃声。

---

① 见《圣经·以西结书》第18章第27节：“……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的灵魂即可得救。”圣公会的早祷和晚祷均用这一句开头。狄更斯在这一章的写作要点中曾写道：“接触到主旨：‘恶人若回头……’”

## 第二章

### 一名教长和一个教士会

凡是观察过庄严的教堂之鸟白嘴鸦的人，也许都曾注意到，每逢黄昏，这些庄严的教堂之鸟成群结队，打道回府时，往往有两只白嘴鸦会蓦地离开队伍，回头飞行一段距离，在空中盘桓一番，逗留一会，仿佛要给凡人一种印象：这乖巧的一对竟然不愿和大队一致行动，原是和这国家的生死存亡有着重大的微妙关系的。

同样，在那个有方塔的古老教堂内，晚祷结束后，唱诗班的歌手们又拖着脚步离开那里，而形形色色面带乌鸦表情的大人先生们也相继退场，这时后者中也有两人循原路回头走了几步，一起在教堂门前发出回声的场院里徘徊。

不仅这一天快完结了，这一年也快完结了。西沉的太阳红艳艳的，然而在修道院的废墟背后仍是冷森森的。主教座堂墙上的五叶地锦已把深红的叶子洒落了一半到石板路上。当天午后下过雨，破碎而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淤积了一个个小水潭，寒风过处，水潭上出现一片涟漪，并使高大的榆树洒下一阵泪水。树上落下的叶子厚厚的铺在周围地上。有几片树叶怯生生的匆匆躲

进主教座堂低矮的拱门洞子，企图找到庇护所，可惜有两人正往外走，挡住了它们的去路，并且用脚又把它们踢到了门洞子外。这么做了以后，其中一人用一把很大的铜匙锁上了大门，另一人挟着一本对开本乐谱，悄悄走了。

“托普，那是贾斯泼先生吧？”

“是的，教长先生。”

“他今天走得很迟嘛。”

“是的，教长先生。我陪他待了一会，教长阁下。他身体不得舒服。”

“托普，应该说‘不太’——你这是在对教长说话啊，”那较年轻的白嘴鸦从旁轻轻插嘴，加以纠正，言下之意似乎表示：“对一般俗家人，或者下级教士，讲话可以不合语法，对教长可不行。”

托普先生是堂守长和领座员，对别人的打岔一向傲然处之，现在也保持着高傲的沉默，仿佛随你对他提出什么建议，他都不屑理睬。

“说到贾斯泼先生身体如何不太——是的，克利斯派克尔先生讲得对，还是说‘不太’比较好，”教长重复道，“说到贾斯泼先生身体如何不太……”

“不太，阁下，”托普恭恭敬敬低声念道。

“……不太舒服，托普？”

“唉，阁下，贾斯泼先生喘得气……”

“我不主张说‘喘得气’，托普，”克利斯派克尔先生又象刚才那样带着纠正的意味打岔了。“这不是英语——你这是在对教长讲话。”

“对，最好说气喘得厉害，”教长对这种间接的敬意不能无动于衷，因此亲自加以指正。

“贾斯泼先生的呼吸非常急促，”托普先生小心翼翼地这样说，绕过了这个暗礁。“他来教堂时，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唱出声音来，这或许就是他不一会儿后身体突然不舒服的原因。他的记忆变得混杂了。”托普先生把目光紧盯着克利斯派克尔先生，陡的把这个不合适的词说出口来，看他敢不敢再教训他。“他的眼睛没有神，头脑昏昏沉沉，我从没看见他这样过，不过他本人似乎还满不在乎。但是，过了一会儿，喝了一点水，这种混杂便过去了。”托普先生又把这个词儿重复了一遍，还加重了口气，仿佛表示：“既然你刚才不敢纠正，我偏要再说。”

“那么贾斯泼先生回家时已经很正常了，是吗？”教长问。

“教长阁下，他回家时的确很正常了。我很高兴，看到他屋里已生起了火，因为下雨后天气寒飕飕的，而今天下午，教堂里又潮湿又阴冷，他一直在发抖呢。”

他们三人同时向古老的石门上的门楼望了一会，这门楼跨越教堂前面的场院，下面是一条拱顶的通道。门楼里生着火，火光透过它的花格窗，投射在迅速变黑的傍晚的场景上，使屋前墙上层层下垂的常春藤和爬山虎笼罩在一片阴影中。教堂内响起了报时的深沉钟声，一阵微风带着它飘向远方，从坟墓和塔楼之间，从附近那个废墟上残破的壁龛和毁损的雕像之间穿过，仿佛一切都在发出这庄严的嗡嗡声。

“贾斯泼先生的甥儿跟他在一起吗？”教长问。

“他还没到，”堂守长回答，“但快到了。那两扇窗之间还只有贾斯泼先生一个人的影子——它们一扇朝这边，另一扇对着大街。瞧，这会儿他正在拉窗帘呢。”

“哦，好吧，”教长说，露出轻快的神色，结束了这场小小的会谈，“我希望贾斯泼先生不要把心思过分地放在他甥儿身上。在这

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，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感情主宰我们，不管它们多么值得称赞。我们应该支配它们，支配它们。我听到用膳的铃声响了，这使我感到欣慰，它告诉我该用晚餐了。克利斯派克尔先生，劳驾你回家以前，去看看贾斯泼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教长先生。我要告诉他，您对他十分关心，惦念着他的身体。”

“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确实如此。我惦念着他的身体。这毫无疑问。我惦念着他的身体。”

教长露出体恤下属的神色，得意扬扬，差点把那顶古怪的帽子推歪了一些——这是每位教长心情舒畅的时候都难免的——然后迈开穿着漂亮的高帮松紧鞋的脚，向淡红色的餐厅走去，它是在一幢舒适的红砖楼内，教长先生和教长夫人以及教长小姐目前便“驻节”在那里。

克利斯派克尔先生是位初级教士<sup>①</sup>，生得皮肤白皙，脸色红润，每天要一头扎进周围那一带的深水激流去锻炼身体；这位初级教士克利斯派克尔先生早起早睡，爱好音乐和古典文学，天性乐观，仁慈，忠厚，平易近人，知足，天真得象个孩子；这位初级教士克利斯派克尔先生心地善良，不久前还在异教世界给人当私人教师，后来多亏一位东家推荐（报答他对儿子教导有方），才担任了目前的教士职务；此刻，在回家喝早茶之前，他顺路拐进了门楼。

“听托普说，你身体不太舒服，贾斯泼，我们听了都很关心。”

---

① 主教座堂内由全体教士组成教士会，其首脑称教长，但也有不属于教士会的教士，称初级教士。初级教士参加宗教仪式，但不过问堂内行政。

“哦，这没什么，没什么！”

“你的神色有些憔悴。”

“是吗？哦，我看不会吧。何况我也不觉得怎么。依我看，托普未免太大惊小怪了。你知道，他一向这样，对教堂里的任何事情都喜欢夸大其辞。”

“我是教长特地叫我来的，那么我可以回复教长，说你已平安无事了？”

回答是，“当然，清代向教长致意并道谢，”还伴以微微一笑。

“我很高兴，听说小德鲁德快回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小家伙随时可能到达。”

“好！他对你的作用会胜过一个医生的，贾斯泼。”

“胜过十二个医生哪。因为我非常爱他，可是我并不爱医生，也不爱吃医生开的劳什子。”

贾斯泼先生皮肤黧黑，大约二十六岁，头发和鬓髯乌油油的，又浓又亮，梳得整整齐齐。他的外表显得老一些，这是黑皮肤的人常有的现象。他的嗓音低沉悦耳，相貌和身材都不错，只是神态有一点儿阴沉。他的屋子也有一点儿阴沉，这可能对他的神态的形成发生了一些影响。这屋子大部分光线不足。哪怕在晴朗的日子，阳光也不易照到小套间里的那架大钢琴，或者琴架上的对开本乐谱，或者靠墙的书橱，或者壁炉架上挂着的那幅未完成的图画。画幅上是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学生，柔软的棕色头发披在脑后，用一根蓝缎带挽了个结。她的美貌的特点是天真活泼，几乎跟婴孩那么纯洁，脸上有一抹淘气而不满的神色，仿佛她自己意识到了这点，觉得很有趣。（这幅画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，只是随手涂抹而成的；但是显而易见，作画

者是故意用诙谐的笔触——你甚至可以说是怀着报复的心理——来描绘这个原型的。)

“我们觉得很遗憾，今晚的‘双周周三音乐会’，你不能来参加了，但毫无疑问，你最好还是待在家中。晚安。上帝保佑你！‘告诉我，牧羊的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你可曾看到(你可曾看到，你可曾看到，你可曾看到)我的弗洛拉从这路上经过！’<sup>①</sup>”忠厚的初级教士克利斯派克尔阿七就这么起劲的哼着歌曲，笑嘻嘻的走出房门洞子，一路唱下楼去。

从楼梯脚下传来了阿七教士和另一个人招呼问好的声音。贾斯泼先生听了从椅子上一跃而起，向外便跑，正好把一个小伙子搂在怀中，欢叫道：

“亲爱的埃德温！”

“亲爱的杰克！见到你太高兴了！”

“把大衣脱了，好孩子，坐下，坐在这儿，这是你的老地方。你的脚湿了吧？把靴子脱下。把你的靴子脱下。”

“亲爱的杰克，我身上干得拧不出一滴水呢。不要婆婆妈妈的，你就行行好吧。我最不喜欢婆婆妈妈的，这叫我受不了。”

贾斯泼先生碰了个软钉子，只得把那一股体贴入微的殷勤劲儿收了起来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目不转睛地瞧着小伙子脱下大衣、帽子、手套等等。我得交代一下，每逢贾斯泼的脸朝着这个人的时候，不论此刻和此后，那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全神贯注、关心备至的神色，一种渴望、苛求、警惕而却是宠爱的表情。而且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这会儿或别的场合，那张脸一转向这个人，总是一眼不眨地盯着他，仿佛忘记了其它的一切。

---

① 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曲中的歌词。

“现在我没问题了，我要在我的位子上坐下了，杰克。有什么晚饭菜没有，杰克？”

贾斯泼先生打开屋子深处的一扇门，里边是一间小小的内室，给烛光照得亮堂堂的，餐桌已经摆好，有一个俊俏的妇人正在桌上安排碟子。

“我的好杰克，你太好了！”小伙子大声说，把双手一拍。“你听我说，杰克，告诉我，今天是谁的生日啊？”

“我知道不是你的，”贾斯泼先生思忖了一下才回答。

“你知道不是我的？当然不是我的，这我也知道！这是猫咪的生日！”

尽管小伙子看到的那对眼睛一动没动，它们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能够把壁炉架上的那幅素描，一下子吸收到它们的视线中。

“这是猫咪的生日，杰克！我们必须喝几杯，祝她长寿。来，舅父，带着你忠诚而饥饿的外甥向晚餐进军吧！”

这孩子（因为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）把一只手搭在贾斯泼的肩上，贾斯泼也亲切愉快地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，于是两人朝着餐桌开步走了。

“啊，我的天！这是托普太太呢！”孩子嚷了起来。“你出落得越发漂亮了！”

“你不必替我操心，埃德温少爷，”堂守长的妻子顶嘴道。“我是能照料自己的。”

“你不能。你长得太美了。吻我一下吧，因为今天是猫咪的生日。”

“小伙子啊，如果我就是你说的猫咪，我非咬你一口不可，”托普大娘冷不防给他吻了一下，涨红了脸回嘴道。“你舅父